

“京西太平鼓”史迹考索

孙冬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京西太平鼓”，是我国北方太平鼓的一个地域性分支。唐代以前的几种舞蹈与它具有渊源关系，直接的源头则是宋代定名的“太平鼓”。明清大量诗文记录了北京太平鼓的兴盛，证明这种民间艺术已经从农村走进城市。受清朝道光年间危害城市治安事件的牵连，太平鼓表演逐渐从北京退回郊区农村。今人主张的清末才由北京传入京西之说，则与史实大相径庭。隐含在古籍中的许多重要史料，尚需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关键词】 太平鼓；京西；史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3) 01-0109-05

“京西太平鼓”是北京地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舞蹈类民间艺术形式，2006年5月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同年8月公布的北京市级名录中称为“门头沟京西太平鼓”。2007年4月，“石景山太平鼓”与丰台区“怪村太平鼓”进入第二批市级名录；二者在2008年6月又进一步成为“京西太平鼓”的“扩展项目”。2009年10月，海淀区的“苏家坨太平鼓”列入第三批北京市级名录。在此前后，有关部门和民间艺术工作者进行了关于传承历史与现状的调查，对太平鼓的表演形式与艺术特色做了初步归纳，宣传与保护的力度也明显增强。然而，文献记载的缺乏影响了对于这门艺术的源流变迁和历史风貌的判断。迄今在各类媒介、文件、文章中，大都依照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对“国家名录”项目的介绍，表述为“太平鼓自明代起在北京流传，清初京城内外极为盛行，清末传入门头沟地区”。^[1]但是，从古代典籍中钩稽出来的线索却证明并非完全如此。

一、“京西太平鼓”史迹钩稽

今人刻意强调地域性的“京西太平鼓”，在

古代和近代文献中都只称为“太平鼓”。这个变化恰恰透露出它的普及程度及影响范围的萎缩，是北京地区的“太平鼓”在晚近时期流行地域退居京城西郊一隅的结果。

“太平鼓”属于捶击膜鸣乐器，用鼓槌敲击鼓面发出声响，表演时伴以各种舞蹈身段，进而衍生出多种变化并形成若干套路相对固定的曲子，因大多在农闲季节尤其是春节前后演奏以祈求太平而得名。太平鼓广泛流行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显示了多源并起的特点。就其形制而言，以单面蒙皮的称为“单皮鼓”。此类鼓呈团扇形或桃形、圆形，鼓面覆以马、驴、羊皮或多层高丽纸，铁制的鼓框缀以绒球，鼓柄下端打成环中套环之形，舞动起来哗哗作响，“京西太平鼓”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类如甘肃兰州西固的太平鼓，通体呈圆柱形，鼓帮用木料制作，大多是双面蒙以牛皮。广义的“太平鼓”，与秦汉时期祭祀所用的鞀鼓或军中使用的鞞鼓有远亲关系。安徽宿州市褚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持笏鞀鼓》即有五位女子手持鞀鼓起舞的图案。深受唐代牧猎与祭祀风俗影响的甘肃天水市武山一带的武山旋鼓，亦称

【收稿日期】 2012-10-10

【作者简介】 孙冬虎（1961-），男，河北雄县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扇鼓”或“羊皮鼓”，形似团扇或芭蕉，羊皮鼓面蒙在铁铸的鼓框之上，手柄是“硬三环套小九环”。这些都与各地“太平鼓”的形制极为近似。唐代张祜《周员外席上观柘枝》云：“画鼓拖环锦臂攘，小娥双换舞衣裳。”^[2]对于诗人描写的情景，明末清初的严绳孙《西神脞说》称：“今京师迎年鼓制，施两铜环，以手擎之高下，环声索索，鼓声相间，疑即其遗制也。”清代《日下旧闻考》的编纂者认为，唐代的柘枝舞失传已久，所谓“画鼓拖环”也难以推测究竟如何，上述说法“恐非其实”，^{[3](P2351)}表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不过，今人忖度张祜描写的情形，着眼于“画鼓拖环”反映的乐器形制及舞女姿态与“太平鼓”的高度相似性，将其源头上溯到唐代也不无可取之处。

明清之际的方以智《通雅》云：“打断，宋街市鼓曲也，一名太平鼓。”^{[4](P939)}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打断”是北宋崇宁、大观年间在开封兴起的以笛子和檀板伴奏的鼓乐，即所谓“内外街市鼓笛拍板”。政和初年被禁止“用鼓板改作北曲子”的表演者领取朝廷专门设立的赏钱，“其后，民间不废鼓板之戏，第改名太平鼓”，^{[5](卷1)}这门民间艺术由此正式定名。它在北宋的都城开封如此普及，并且还改编了契丹的“著曲”作为伴奏音乐，应当能对北方的幽州地区产生一定影响。在经历了辽、金、元三朝之后，明清两代的北京迎来了太平鼓蓬勃兴旺的时期。

“太平鼓”的起源固然很早，关于它在北京地区流传的确切记载，迄今所见仍以明代文献最直接。万历四十七年（1619）前后考取进士的倪启祚、王应遴、汪邦柱，都曾赋诗描写北京灯市或除夕前后的太平鼓表演。倪启祚《灯市篇》称“儿童跃跃鼓太平，挝鼓喧阗无剩隙”；^{[6](P59)}王应遴《长安灯市》云“跳索迷藏拽伴游，太平鼓打闹街头”；^{[6](P61)}汪邦柱《京师庚午除夕》诗，记崇祯三年（1630）事，有“守岁家筵多旅客，太平街鼓半儿孩”之句。^{[6](P60)}比他们稍晚些的杨补《长安迎年鼓曲》也描写了“迎年鼓”亦即“太平鼓”的形制与表演方式：“团鼓团鼓春月净，索络连钱铁轮柄。粲粲儿女手腕轻，一槌两槌臂为政。意中有曲无知之，抖肩掂踵不自持……”^{[6](P61)}崇祯年间的《帝京景物略》亦载，在正月初八至十八的东华门

外灯市上，“童子捶鼓，傍夕向晓，曰太平鼓”；“击太平鼓无昏晓”。^{[6](P58,66)}

清朝定都北京后，带来了具有浓郁东北气息的另一种以鼓为道具的舞蹈。康熙年间去过东北的杨宾记载：“满人有病必跳神，亦有无病而跳神者。……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豕妇。以铃系臀后，摇之作声，而手击鼓。鼓以单牛皮冒铁圈，有环数枚在柄。且击且摇，其声索索然，而口致颂祷之词，词不可辨。”^{[7](P109)}这种表演显然不是关内早已存在的“太平鼓”的起源，但其形制与舞蹈当有促进彼此融合之效。

清代北京的灯市由东华门外变为“散置正阳门外及花儿市、菜市、琉璃厂店诸处，惟猪市口南为盛。元宵前后，金吾禁弛，赏灯夜饮”，其间的活动仍有“民间击太平鼓，跳百索，耍月明和尚”等等。^{[8](卷1)}写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有“太平鼓”一则：“句丽画纸黑连环，春鼓声中不夜天。怪到灯街杖农乐，歌声已是《太平年》。”他注释说：太平鼓“形圆平，覆以高丽纸，下垂十余铁环。击之则环声相应，曲名《太平年》。农人元夜之乐也。”^{[9](P77)}鼓的形制、演奏方法与从前无异，尤其明确指出它是“农人”在上元之夜的娱乐活动。这就意味着，太平鼓早期应当是京郊农村“社火”中的一种乐器与舞蹈形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才进入北京成为春节前后的表演项目之一，只是在清代的某个时候又从京城退缩到郊区农村。今人称京西太平鼓在“清末”从北京城传入门头沟一带，亦即由城市传播到农村，这与它以“农人元夜之乐”的身份进城表演所显示的传播方向正好相反。明清时期的文献记载显示，起源于乡间的太平鼓在明代就已经完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传播过程。

乾隆年间的多种诗文描绘了北京击鼓迎春的热闹景象。在潘荣陛笔下，“击太平神鼓”是上元佳节不可胜计的百戏之一。^{[10](P10)}汪启淑说：“内外城皆尚击太平鼓。盖以铁条作腔，糊茧纸，用箸击之。缀铁连钱，随击随摇，铮铮有声。新岁尤甚，在处闻咚咚。故海宁查慎行《凤城新年词》云：茧纸轻敲作鼓声，衔环络索铁铮铮。踏歌连臂同儿戏，何限年光付送迎。”^{[11](卷8)}由此可见北京击太平鼓之普遍。彭蕴

章《幽州土风吟十八首·太平鼓》显示，鼓声是儿童跳绳游戏的伴奏：“太平鼓，声咚咚，白光如轮舞索童。一童舞索一童唱，一童跳入光轮中。”^{[12](卷5)}曾在上书房行走的钱载以及乾隆帝第八子永璘，都有《太平鼓》诗。咸丰年间何耳《燕台竹枝词》有“太平鼓”一则。^{[13](P192)}在光绪年间富察敦崇记载的京师“儿童玩好”中，“太平鼓者，系铁圈之上蒙以驴皮，形如团扇，柄下缀以铁环，儿童三五成群，以藤杖击之，鼓声咚咚然，环声铮铮然，上下相应，即所谓迎年之鼓也。……今自十月即有之，不必在元夕矣”。^{[14](P85)}他不仅描述了太平鼓的形制与表演方法，而且指出了此类活动已比明末提前数月的新变化。再晚些的徐珂《清稗类钞》也有类似的记载。^{[15](P4960)}

二、值得注意的几则新史料

这里所谓“新史料”，并非孤本秘闻或新近出现的某种史料类型，只是极少甚至从未被涉及太平鼓的当代论著征引过的清代诗歌或笔记而已。它们隐含在卷帙浩繁的文集之中，若非刻意寻求或偶有所得，很难引起今人的注意。现将它们披露出来并稍加分析，或许能够为研究者和宣传者提供关于太平鼓表演与流传的史料依据，有助于深入挖掘其文化底蕴以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1. 商盘《太平鼓歌》与《太平鼓词》

商盘（1701—1767），字苍雨，号宝意，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商盘是乾隆年间与厉鹗齐名的诗人，有《质园诗集》三十二卷。《太平鼓歌》与《太平鼓词》见于卷四与卷二十二，应当是他在北京期间所写。

《太平鼓歌》云：

犁牛不出灵鼉死，轩皇造鼓胃以纸。云是萧萧奏太平，南街北巷参差起。燕都乐事几番新，雨逆雷轰最有神。狂吏何须服单绞，花奴不用催阳春。韶华如此须判断，击重击轻都不乱。应诏曾无绝世才，改容暗惜流年换。闻说朝廷思将帅，鼓鼙感动风云气。要令异域睹升平，先遣同袍作忠义。援袍急进万熊黑，兵气全消赤羽旌。澄心堂纸如霜雪，好写元和圣德诗。大酺十日明光殿，五音繁会开芳宴。鼓兮鼓兮弗考将奈

何，太平日久丰年多。^{[16](卷4)}

作者猜想是远古的黄帝制造了以纸覆面的太平鼓。表演者击打太平鼓时，气势磅礴的鼓声令人联想到战场上的鼙鼓，鼓面霜雪般的白纸正好用来书写盛世的太平景象。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应诏曾无绝世才”“大酺十日明光殿，五音繁会开芳宴”之语，透露出击鼓者曾经应诏在宫廷表演的信息；“鼓兮鼓兮弗考将奈何”，是诗人对无从考证太平鼓来历的感叹。

《太平鼓词》云：

鼙鼓奏辟雍，鱼鼓喧街市。羯鼓催花柳，社鼓聚乡里。鼙鼓百堵兴，鼙鼓三军死。谁知众音外，乃有高丽纸。团圞月裁魄，宛转环贯耳。轩辕曾造不，矇眊安知此。燕姬坐暖房，玉手纤无比。晴天急雨来，大漠惊飚起。填然昼长鸣，犹如宵未止。方当太平时，庙谟臻上理。季冬大劳息，丰稔从今始。都城十万户，户户足薪米。南衢北巷闲，改岁儿童喜。尧民击壤歌，并入渊渊里。纪事异梦华，采风烦太史。独有羁旅人，闻声念桑梓。^{[16](卷22)}

诗中首先列举了多种鼓的用途，借以突出高丽纸覆面的太平鼓，继而描绘其犹如团扇的外形以及铁环响动与击鼓之声营造的宏大气势。“燕姬坐暖房，玉手纤无比”，显示表演者中的大量妇女形象；“季冬大劳息”“改岁儿童喜”，证明活动时间是在冬季农闲与春节期间；“轩辕曾造不，矇眊安知此”，依然在感叹太平鼓可能非常遥远却又无从追寻的历史；“独有羁旅人，闻声念桑梓”，则是寓居北京的诗人听到鼓声思念家乡的写照。

2. 朱镗《太平鼓》

朱镗是浙江海宁人，字声元，但在多种县志中尚未发现相关资料。他是被选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贡生，《太平鼓》诗应当是在看过表演之后所作。诗曰：

六街咚咚鼓声彻，蠢者以动句者茁。其声刚劲气激扬，缀以铮铮几环铁。瓦腔革面古制移，炼铁糊纸凭胶鞣。非鼗非鼙号曰鼓，金声革声齐奏之。纸作皮肤铁为骨，下拟斗柄上满月。群星在掌光摇摇，耳畔蛰雷争奋越。曾听腊鼓知春生，况复土鼓迎时鸣。羯

鼓催花石鼓猎,那及社鼓兴耕氓。太平鼓击击且走,握之以左击以右。一哄鞭挝短簦声,几番高下小儿手。初疑方响梨园鼓,旋兼中节铜九抛。繁音飒飒戛然止,倏尔涛籁喧堂坳。竭来舞手复蹈足,日作呕哑太平曲。何如击壤康衢中,助汝含哺同鼓腹。^{[15](P5006)}

朱镛对太平鼓的制作方法、表演形式、音乐特点等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表达了对民间艺术的赞赏,也显示了太平鼓的地域性和群众性,为今人留下了可资参考的史料。

3. 徐珂《清稗类钞·太平鼓戏》

卷帙浩繁的《清稗类钞》,堪称清代掌故遗闻的宝库。“戏剧类”的“太平鼓戏”一则,对于了解太平鼓在北京的发展过程,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史料。全文如下:

京师有太平鼓之戏,铁条为廓,蒙以皮,有长柄,柄末缀铁环十数,且击且摇,环声与鼓声相应。其小者,如盃如镜,为孩提玩物,更有大如十石瓮者。群不逞聚而击诸市,所至鼓声、环声、喧笑声、哄闹声,耳为之震。道光时,有结为太平鼓会者,聚百数十人,著大羊皮袍,遇聚者,则群以袍围之,裹而奔。妇女号,别众鼓齐鸣,市人无闻者,远近失妇女无数。抵暮,则挟至城根无人处,迷淫焉,往往至死。其幸生还者,又畏羞不敢告人。御史某知其害,奏禁之,复拘为首者数人,斩以徇,而太平鼓之风遂息。^{[15](P5067)}

上面这段文字,今人论著只征引过介绍太平鼓形制的开头五十余字。对于道光年间处死歹徒并在京城禁止太平鼓会的事件,大概是担心影响太平鼓的声誉,迄今从未有人提及。一批市井无赖聚集起来,以太平鼓为掩护侮辱俊俏妇女,为首者理所当然地被砍头示众。御史从维护社会治安出发奏请禁止太平鼓的活动,这项民间艺术由此深受害群之马的牵连,影响了在京城的发展。今人所谓“清末太平鼓传入门头沟地区”,显然是对上述背景下太平鼓被迫大规模退回乡村发源地的误解。案件导致“太平鼓之风遂息”意味着犯罪团伙的覆灭,并不等于太平鼓的表演在京城销声匿迹,咸丰、光绪年间的笔记、竹枝词等仍有不少记载,只是它曾经相当繁荣的高峰期已经不可挽回地过去了。

查《清宣宗实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乙卯(1839年1月2日)“谕内阁:御史万超奏,请严禁棍徒引诱旗民一折。向来八旗风俗淳朴务本,一切浮奢游戏概行革除。若如所奏,近有无赖棍徒施舍路灯、演放花盆、夤夜聚众挑灯击鼓,并奇装异服、驰马跑车,甚且招引妇女、乘间奸拐,殊为风俗人心之害,不可不严禁禁止。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面出示严禁,一面密飭所属,随时随地认真查拿。无论何项人员,犯有前项情事,立即拿究。应责惩者即予责惩,应治罪者分别治罪。倘查拿不力,致有徇情隐庇等事,经朕别有访闻,或被人参奏,朕惟该管大臣及巡城各科道是问,无谓言之不预也”。^{[17](卷316,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乙卯)}在御史万超的奏折与道光帝的谕旨中,要求严惩无赖棍徒夤夜聚众挑灯击鼓、招引妇女乘间奸拐等,即是《清稗类钞》所记之事。这个给了北京城内太平鼓的发展以沉重打击的事件,理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三、结论

经过上述追索和考辨,与“京西太平鼓”相关的史迹变得相对清晰起来。今人定名的“京西太平鼓”,是我国北方流行的民间舞蹈“太平鼓”大家族的一个地域性分支。秦汉时期祭祀的鞀鼓与军中的鞞鼓,唐代“画鼓拖环”的柘枝舞,可能是“太平鼓”的远源;北宋末年流行于开封的鼓曲“打断”被朝廷禁止后,民间改称“太平鼓”并由此定名和流传开来,对当时的幽州地区应有一定的直接影响。明朝万历年间的诗歌、崇祯年间的《帝京景物略》显示了太平鼓的繁荣,在此之前理应经历过一个逐步兴起的过程。这种“农人上元之乐”至少应是明朝前期就已在京郊农村发展成熟,之后才可能进入北京城演出,文化传播的过程是从农村扩展到城市而不是相反。东北以鼓为道具的跳神之舞,为清代太平鼓的制作和表演融入了新元素。康熙、乾隆年间的大量诗文证实,北京的太平鼓已达到极盛阶段,很少被今人提及的商盘《太平鼓歌》《太平鼓词》以及朱镛《太平鼓》诗等都是值得重视的史料。尤为重要的是,《清稗类钞》“太平鼓戏”一则显示,道光年间不法之徒组织“太平鼓会”危害旗民妇女事件,是导致

朝廷整肃北京城的太平鼓表演、进而迫使其退回郊区农村直至萎缩为“京西太平鼓”的根源。再加上《清宣宗实录》对这一史实的印证，今人所谓“太平鼓清末由北京传入门头沟地区”之谬昭然若揭。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给门头沟、石景山、丰台、苏家坨一带农村的太平鼓提供了一个保持原生态面貌的客观条

件，热爱传统文化的民间艺人又竭力维持了这门艺术的薪火传承。当现代社会意识到必须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之根时，广大农村就成了“礼失求诸野”的文化渊薮，“京西太平鼓”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谓适逢其会。寻找史料以清理其来龙去脉、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并做好保护传承工作，仍然需要付出积极的努力。

注释：

- [1] 文化部. 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名录·京西太平鼓 [EB/OL].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http://www.ihchina.cn>).
- [2] (唐) 张祜. 周员外席上观柘枝 [C] // 全唐诗·卷五一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
- [3] (清) 于敏中等. 日下旧闻考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
- [4] (清) 方以智. 通雅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5] (宋) 吴曾. 能改斋漫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6] (明) 刘侗, 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 [7] (清) 杨宾. 柳边纪略 [C] // 龙江三纪.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 [8] 王养廉等. [康熙] 宛平县志 [M]. 民国宛平县公署抄本.
- [9] (清) 李声振. 百戏竹枝词 [C] // 雷梦水等. 中华竹枝词.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7.
- [10] (清) 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 [11] (清) 汪启淑. 水曹清暇录 [C] // 续修四库全书 1138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2] (清) 彭蕴章. 松风阁诗钞 [C] // 续修四库全书 1518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3] (清) 何耳. 燕台竹枝词 [C] // 雷梦水等. 中华竹枝词.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7.
- [14] (清) 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 [15] 徐珂. 清稗类钞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16] (清) 商盘. 质园诗集 [C]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9 册.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 [17] 清宣宗实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Track out historical facts about the peace drum in the western suburbs of Beijing

SUN Dong-hu

(Institute of history,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peace drum in the western suburbs of Beijing which was placed on the national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regional branch of the peace drum in northern part of China. Its origin relates with some dances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but direct source is Taipinggu (i. e. the peace drum) that was named in the Song Dynasty. This performance was prosperous in Beijing recorded by a lot of docume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which means the folk art has been spread from countryside to city. However, with a criminal case at the Daoguang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eace drum had to turn back gradually from city to the suburbs of Beijing. It's wrong of modern views which declared the peace drum spread from Beijing to the western suburbs at last year of the Qing Dynasty. We must collect a vast amount of historical date from ancient books so as to deeply research.

Keywords: The peace drum; The western suburbs of Beijing; historical fac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